# 初潭集

初潭集卷之十七

師友七

○一酒人

元日飲屠蘇酒從少者起有問董勛者答曰俗以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元日以後遞飲食相邀號傳座

魏賈鏘有蒼頭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世中所絶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罌貯酒暴於日中經一

句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朝貴相餉踰
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
賓齎酒之蕃路逢盜賊飲之即醉皆被擒時人語曰
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

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畜酒作金銀龜魚
浮沈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

仲沉逸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
號雲谿醉侯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

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

魏肇稱徐君房情隨年少酒因境多

鄭泉性嗜酒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舡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臨卒謂其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

蔡邕飲至一石常醉在路上臥人名曰醉龍

羊稱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孟佗以葡萄酒一斛遺張讓即拜凉州刺史子瞻云將軍百戰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

袁紹辟鄭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溫克

故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

王衛軍曰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郭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穨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干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爲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爲回屈敦忌而害之著幽思篇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喭以大飲爲上頓起自忱也

陳暄嗜酒沉湎兄子秀憂之致書諷諫暄答云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吾嘗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何水曹眼不識杯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通得

劉伶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幝衣諸君何爲入我幝中

不是大話亦不是白話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

去上便共飲之

○○何須接去更作牛飲其可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

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

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正身後名也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新蔡人少傲達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爲吏部

郎也釋之溫嶠素知愛卓請爲平南長史卒

〇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緣岸菱芡覆水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其愛將并州人也

〇孟萬年好飲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何承裕爲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從徃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目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李元忠雖居要任惟飲酒自娛不以物務干懷時欲

用爲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其子擧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

謝幾卿性通就預樂游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像自贊其上曰松風颼颼瘦藤在手惟此白叟獨全於酒

張士簡嗜酒踈脫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歎曰壯

哉雀鼠

李邕曰元夙夜在公不曾燗遊華胥國欲作蝶卷以莊周爲第一祖陳摶配食忙者雖與注籍供職

馮惟一太常好飲酒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自至酒酣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爲三絶

○二達者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

布犢鼻幝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人曬我亦曬何妨乎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瑯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晉文帝大親愛阮嗣宗恒與談戲不迫以職事阮嘗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說從

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
望然後教令清寧十許日復乘驢去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惟阮籍在坐
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毋彥國正直彥國謝鯤諸
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孟祖將排戶而入守者不聽
便於戶外脫衣露頭窺狗竇而大叫彥國驚曰他人
不能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

光逸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歸途冒雨雪舉體

凍濕還令又不在逸解衣而炙徑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逸曰家貧衣濕無可代者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奇而釋之

令亦稍通

王孝孫居護軍府中時泰山胡毋彥國琅琊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共齎牛酒詣護軍門護軍驚曰諸名士何得來時孝孫已給府中養馬諸名士便就馬廐下與孝孫炙羊飲酒為樂不見護軍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
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
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絃甚清下船就
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
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
同發

○桓車騎在荆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
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作膾

張乃維舟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張素聞其名
大相忻待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
君船上當有膾具耳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
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
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
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子猷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有竹主人已知子猷當往灑掃施設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失望猶冀還當通王遂直出主人大不堪便令閉門王更以此賞主人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猷詣郗雍州雍州在内見其㲠㲪云阿乞那得此物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又問官有幾馬答曰

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策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謝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伎携持游肆王坦之以書規之安答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若絜軌迹崇世教非所擬

議亦非所屑也嘗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

○羅君章爲桓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桓奇其意而不責也

○襄陽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

鄉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乃退爲人有記初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與簡文集共道蜀中事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遺錯

○羅友爲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

○羅友少好學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

嗣從乞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爲羞恥溫常責之
云君大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友傲然不屑答曰就
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
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
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
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答曰昨奉教旨首旦出門於
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
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
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

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說薨於益州

○桓竟不識羅也

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羅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答曰桑椹最佳公問可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君乃爾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候熟馳

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為美語甲曰此柰乃江東
所無君何近比黃柑
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
人時笑相逢即舍去瑯琊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
臚丞差有祿卿嘗無食能作不修曰為復可耳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名士傳曰鯤
通簡有識不修威儀迹逸而心整行濁而言清居身
若穢動不累高鄰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

折其兩齒旣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耳

○支道林嘗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

○支公好鶴住剡東岇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靈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靈運乃安又要太守使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歎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

自是肉眼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蕊疎枝半不禁何曾不笑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張

憐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戴顒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

釋道賞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

邢邵脫略簡易有齋不居坐臥常在一小屋果餌之屬置之梁上賓至則下而共啖士無賢愚無不傾接嘗云晝入內閤爲犬所吠

韓熙載事江南三主時謂神仙中人風彩照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唯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後房伎妾恣其出入後主屢

欲相之而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上表乞留盡出羣婢後主喜以爲秘書監羣婢復集如初

○三豪客

澹臺子羽齎千金文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操劒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璧輒躍出因毀璧而去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

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不就

○亦見得是

趙元叔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以托名乃日往旣通謁尚臥未起元叔徑上堂遂前臨之因舉聲而哭門下皆驚陟知其非常起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騎造元叔與司空袁逢共稱薦之於朝

都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廬區以蓑衣覆之鄰人尋跡到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

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賓祭

人之不如虎者多矣

韋甫度遼解官歸鄉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剌投謁度遼卧不時起既入見問曰卿在郡食鴈美乎頃之白王節信在門度遼驚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而入極歡而出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今之道學不肯矣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

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孔融數與武帝牋稱禰衡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令錄爲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幝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爲漁陽摻撾蹋地來前躡馺脚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幝次脫餘

衣褪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褌畢
復擊鼓摻撾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
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撾自衡造也

虞仲翔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
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
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吳志曰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
陽醉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擊之大司農劉基抱
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
孰知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

神僊世豈有僊人也權積怒非一乃徙交州、

臧叔鸞論議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爲比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無與爲偶、

諸葛肱在西朝少有清譽爲王夷甫所重後爲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爲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肱問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肱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

陳登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

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季衡還曰聞遠近之論
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
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
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
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
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録哉
劉荊州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言如
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也
劉輿兄弟少時王愷憎之嘗召與宿欲黙加害石崇

素與輿琨善聞就愷宿徑夜往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以出同車而去語之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

石大可人

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爲布衣時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也玄晏春秋曰七年春于長三尺四寸矣未通書史與從姑子梁柳編荊執荻分陳相刺共以爲樂

鍾士季要一時賢儁之士詣嵇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呂安至嵇康值康不在嵇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郗嘉賓得人以已比符堅大喜

王大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吳郡王閑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閑拔劍斫水罵伍子胥風濤得濟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眞是其一旣往劉便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

溫太眞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蒱與輒不

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

溫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二人嘗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

○是正是反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陳郡袁耽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

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琊王伯輿終當爲情死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謝與王敘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處進食食畢便退

陳林道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

於陵仲子於世何用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舞矟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毛伯成旣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至言至言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

桓車騎謂王子猷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

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孫子荊爲石苞驃騎參軍孫負其才氣初至不拜但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孔休源寄宋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登謂當詰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休源取常膳止有赤倉米蒸鮑魚雲食之高談竟日不舉主人之饌

荀濟負氣每謂人曰會栖上磨墨作檄文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則與馬爲三無人則與馬爲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劉毅在京口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江州刺史庾悅後與僚佐來詣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悅不許射者皆散惟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我鵝毅求其餘又不與毅常銜之義熙中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

該死死遲了

孫搴學淺行薄邢邵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十萬

北齊崔㥄自恃才高大署其廬曰不讀五千卷書無

入此堂、

魏收云我視沈約如奴、

袁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曰我詩有生氣須人捉著不爾便飛去、

便是好詩、

袁粲謂周旋曰昔一國中有水號曰狂泉國人飲之無不狂者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不狂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泉

而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試飲此水矣

沈友才辯縱横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所至衆人嘿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絶於人

羊侃少而瓌瑋膂力絶人嘗於兗州起廟躡壁直上至五尋横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雅好文史嘗即席應詔賦詩帝曰吾聞仁者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絶矣惟

豪侈善音律初赴衡州於兩艖艄起三間通梁水窗飾以珠玉錦繡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有詔命侃延魏使賓客三百餘人物器皆金玉雜寶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追還慰喻之加厚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東掘

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

諸傖得意極矣

○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援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

眞用得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涖方伯乃復低頭入中耶所住齋前有鬱所種花草甚

美惠開悉令刬除列種白楊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嘆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頃而降白璧書籍妄耳

王儉當朝蕭琛年少未爲儉識自負其才氣候儉宴於樂遊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其座儉與語大悅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

中逐麈數斛射之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

亦真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援袂曰吾狀貌如此望人拜豈能拜人

王融為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椎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

車前豈可無八騶

亦真

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

張融還鄉詣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君趨士豈不善乎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敝屈與之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當富貴

船錢布奴婢悉以貺之客受貺不讓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裴公益奇之其人張徐州也

○張建封易得裴寬難逢

○張易昇元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蜂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嵬峩暗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能人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方與客棋看敕訖置局下待爭劫竟乃斂子納奩中已畢徐言奉敕見賜以死因出敕示客而舉賜鴆及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

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

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高昂與鄭嚴祖握槊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曰枷時易脫時難昂即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

高昂龍準豹頭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

節孔武有力捨書歎曰大丈夫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

崔瞻在御史臺宅中送食備盡珍羞瞻俱於別室獨食有御史姓裴者伺瞻食往造之瞻不與交言亦不命七筯明日裴自攜七筯來與之共食瞻謂裴曰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謂是耶君定名士於是曰與之食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霞寓高後入為羽林將軍有殊眷附書夢得欲請自代劉答曰昔有嫗行遇虎虎舉

足示嫗嫗見有若刺爲拔之虎感奮而去時時擲麋鹿狐兎報嫗一日擲一死人村人執嫗爲殺人嫗乃登垣語虎曰感則感矣叩首大王莫更抛人來也

趣。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飲皆子類也

南唐嚴續嘗請韓熈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幾萬緡仍輟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爲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成但叙譜裔品秩續慊之封還冀其改竄熈載迺

以向所贈及歌姬還之臨發東寫一闋於泥金雙帶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滕達道微時為范文正館客常私就俠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造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達道大醉入門長揖問范讀何書曰漢書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逡巡走入東都事略曰滕元發性疎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神宗知其誠盡後力言新法之害落職知筠州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

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毁言日聞上覽之改知揚州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至張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李濟陵曰不豪則自不逹不逹則自非豪唯逹故

豪一也但世有慕名作達者似達而非達亦有效
颦為達者雖達亦不達庾公之不遣的盧也曰昔
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效之不亦達乎方叔
敖少時寧知殺兩頭蛇之為達而後殺之耶自分
必死故歸而向其母泣唯自分必死故寧我見之
而死不欲後人復見之而死也是之為真達也遂
從而殺之是之為真豪也彼豈有心傚效甚人來
耶是故阮渾欲作達而嗣宗不許惡其效也山公
之薦咸曰清眞寡欲萬物不能移也使在官人之

職必妙絶於時識其眞也噫是豈易與講道學者談耶

初潭集卷之十八

師友八

一論人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宋世目莊周爲道家儀秦王通爲孔門操莽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雖美不尊

武帝謂東方朔孔顏之道德何勝方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淸而易挹按袁閎愼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掾卒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靈帝時子魚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謂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沈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

夏侯霸入蜀姜伯約問之曰司馬既得彼政還復有征伐之志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耳

許子將常到頴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又陳

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荀粲與傅嘏夏侯玄親善荀常語傅與夏侯曰子等在世途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傅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耶荀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何晏鄧颺夏侯玄欲求傅嘏交而嘏亦不許曰夏侯

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耶後皆如其言

裴使君問管公明以何尚書管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廧靡所不有見山巨

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祖士少好財阮遥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王夷甫云閭丘冲優於滿奮郝隆此三人並是高才

中最先達兗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郗隆

達在中前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中之虛貴

足先二人

劉令言始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

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

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幼岐嶷號

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眞

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

世論温太眞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
物第一將盡之閒溫常失色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眞長韶潤
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
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頹然
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已
必無
管輅嘗曰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

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亦何異王莽時

妬甚

孫綽嘗鄙山濤爲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孫何人斯欲知山子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淸立但

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

○子敬淸立故多人爲謝公曳粹豈皆自然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屯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以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

劉尹每稱王長史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郗嘉賓道謝公造膝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為得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

郗嘉賓問太傅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腳裁可得去耳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

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貒貉噉盡

狐貉噉死屍無人可治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

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曰先輩初不臧貶七

賢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是賦是賞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

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

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

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荊門晝掩閑庭晏然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胷中無宿物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

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爲悅敘曰神猶淵鏡言之

珠玉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敬仁輒同車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謝太傅稱王修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曰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世目袁爲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儁傷其道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

衛虎玠小字永和中劉眞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劉眞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

謂爲知言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車騎問謝公眞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但出公口自然不同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膝容之王神意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雖不相關

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荊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荊楚而已

習鑿齒與桓泌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榮陽郡歸與秘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跡縱目檀溪念崔徐二友肆睇魚梁追二德高風未嘗不徘徊移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

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夫芬芳
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想
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
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行乎
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
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
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
肅自相尊敬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
徧覩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是所長作義

乃似法蘭法祖輩流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騁勢也恨不使足下見之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簒逆樂令親授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梁禕會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

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

謝萬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

劉萬安卽道真從子庾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曰可謂

卓朗桓公曰精神淵著

王仲祖謝仁祖劉眞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旣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劉曰卿諸人眞憂淵源不起耶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旣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安石眞率少見故簡文見其眞淵源矯情爲高故眞長識其假

世言周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誹諧似優俳揚似

直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

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

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人以爲介也

欽大通

褚中郎向淹雅有器量風儀端麗眉目如點公庭就列爲衆所瞻爲廬陵王長史卒官謝舉銘其墓曰弘治推華子嵩衡量酒歸月下風淸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

或問張元一蘇味道王方慶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

盧子友情性恬和蕭然有閑放之致與瑯琊王衍隴

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王曰昔太丘道廣許子將知而不顧嵇生性清儉士季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王以為然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

何點嘗曰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

劉子翼峭直常面折僚友之短李百藥語人曰劉四

雖復罵人人亦不憾

宋世為之語曰王光祿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

楊遵彥作文德論以古今文人皆負才遺行惟邢子才溫子昇王元景彬彬有德業

都水使者李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妙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興明君終不

試用予值英主亦擯棄當年一同也敬通雄才冠世志堅金石余雖不及而直亮慷慨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三同也

張文成為徐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跱鵷鶱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

孟浩然文不為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為飾動以求真故似誕遊不為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嘗

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

趙東山贊陸子靜云儒者曰女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二知人

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凡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

劉峻廣絕交論云顧盼增其倍價此之謂也故時

人號王夷甫爲口中雌黃以賴其顧盼者衆也嗚呼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予安所託驥乎雖然即幸千里猶然一蒼蠅耳安足數耶是故寧不遇伯樂不可以不是騏驥是騏驥不論價矣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曰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

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墻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議論阿枉敗名

郭泰太原介休人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

郭泰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

可惜

庚徵君少給事縣廷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

爲諸生備後能講論自以甲第每處下坐諸生持[illegible]

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

也

卓恕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日復來至恕言

某日至日恪爲主人停不飲食欲以須恕賓客咸曰

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期俄而恕至

一座盡驚

孔融在北海召王修爲主簿修後舉孝廉開郡中有

反者即夜往奔融賊初反時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唯王修耳言未卒而修至

王夷甫父乂爲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分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故天下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羊公取人亦太窄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蝟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

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褚太傅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于時既嘆褚之精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

宗葬武昌陽新縣遂家焉太尉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後爲征西桓温參軍九月九日遊龍山參寮畢集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温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令孫盛作文嘲之

○裴贊字國寶爲中書郎風神高邁特爲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
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至言至言桓公真至言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
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必爾萬乃獨往坐
少時王便入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已良久乃沐
頭散髮而出仍據胡床於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
酬對意萬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
不作爾肯佳爾也故作爾故如此也

張鏡少與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張靜嘿無聲顏後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床坐聽辭義清玄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

高伯恭與盧平游雅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伯恭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慍喜之色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謂子云髙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

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殷渠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動容仁及僚友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陋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處士丁重能閱人觀于琮謂路巖曰子侍郎風儀秀

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
其祿位哉後于果登鉉
柳琛字伯騫所拔進皆為時選鄉里諺曰得黃金一
筩不如柳伯騫一識

○三鄙人

謝無奕麤強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
王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
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
褚公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猛舫欲傾覆褚

公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惟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無計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噉盡

劉邕愛食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席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後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体流血劉邕穆之子

并州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誂撇邢魏諸公衆共嘲

弄虛招讚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知而泣諫乃嘆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况行路

劉道綦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道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罄之室何得異物道隆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緇者援而入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不與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我所亡者紡緇也今子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涓若梁好畏見巳之影以為鬼驚而死

焉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凡方姓貴人輒認爲親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旣是方相姪只堪嚇鬼

○四智人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透心髓

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

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郤成子之謂乎

難哉右宰穀臣識得人也兩義兩智故必相識

梁鴻受業太學學畢牧豕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他舍鴻尋訪燒者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鴻爲執勤不懈隣家耆老因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陶洪丘與華歆同郡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謀廢靈帝芬呼歆洪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性踈而不武此必無成芬果敗洪延服

歆用得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以清議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此人用得此人大奸詐也

司馬徽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嘗有妄認徽豬者

徽推與之後得豬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不徽曰我是也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傭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耶徽歸刈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謝之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或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表曰世間人爲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破爲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

有人臨蠶求簇泊者司馬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已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著凉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亦是法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義故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語衆人曰本無拒諸君之

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爲罪願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陳羣嘆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矣

陳留董仲道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嘆曰建此堂也將何爲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不赦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斯起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鄧攸爲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飯焉

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爲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

胡人知報義不如中夏之亡也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

王右軍年少時王敦甚愛之恒置帳中眠敦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

中右軍覺而聞之知無活理乃剔吐污頭面被褥熟眠敦論事造半方覺右軍未起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見吐唾縱橫信其熟眠乃止

○右軍大半無計王敦大半舊情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御史何聖從謁告歸上令察之何將至潞公爲之動幕客張少愚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人也因迎至漢州置酒設樂有營伎善舞聖從問其姓伎答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卽取伎

貞羅怡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
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伎作柳枝
詞歌之數日抵成都潞公大作樂以宴聖從迎其伎
雜府伎中歌少愚之詩聖從為之霑醉聖從還朝潞
公寄以遂息

初潭集卷之十九

師友九

○一知己

驥服鹽車上太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忻伯樂之知己也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

○史魚衛大夫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

○二子皆死諫二子皆逆膺然二子之所以稱百里奚蘧伯玉者至矣所以知百里奚蘧伯玉者深矣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二人不用於世二子之目不瞑也與其知二人而不用不如用二人雖身死也惜才如此何死生之可言乎金雖堅要足斷耶嗚呼世未有貞友而不可以事君者也故求忠臣者尤必之貞友之門

子產聞子皮卒哭曰吾已無爲爲善矣惟夫子知我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爲語也

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

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烈

合而觀之友可識矣今則甘於雀鼠之不若也可

奈何、

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宵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恠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

欲得永夕陶陶難免俗人恠罵欲免俗人恠罵安得永夕陶陶乎陶陶是我受用恠罵是伊何妨我今亦有恠罵亦不見陶陶傷哉

曹操祭故太尉喬玄文曰孝從容誓約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

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款好其能為此辭乎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一日德操詣德公渡沔德操入其室呼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快活極極快活

嵇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

告遜遺妻以咨于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訟安繫獄而康詣獄以明之也於是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乃錄康閉獄

○會亦聰明能言其罪

○向子期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

安友善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
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眞可喜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霣喪風味轉墜謂人曰昔
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弦於鍾子推已外求良不
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却後
一年亦殞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嘆曰卿復少時

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以上皆知己師友知己實難吾何以死也

○二相思

○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

爲都盡終日慽慽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

一日當千載耳

可感也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妙。

元稹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記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

○以上皆相思友朋既已知我矣安得不相思乎

○三哀死

孔北海與蔡中郎素厚蔡亡後有虎賁士貌類蔡北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與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爲驢鳴以說其母故也

羊曇少爲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出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琅琊王濬沖為尚書令時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諸人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可傷

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子荊臨屍慟哭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顧彥先好琴及喪家人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彥先頗得賞此不因大慟不執孝子手而出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着柩中因慟絕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

伯道棄兒存姪渠殊有嫌天道正有知也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着土中使人情何

罷已。

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言次及劉眞長死孫流涕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眞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

曰僕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酒墳前方丈之土常

成泥滓、

○王規死昭明太子與東宮官屬令曰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跡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隟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悲信非虛說、

○李勉作相二十餘年身沒無私積其在天宮以李巡張參爲判官卒於幕三年之内遇延燕必設虛位陳膳執爵辭色悽愴論者義之

○雷宣徽有終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餌

臥橫戈開邊枝劒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眞堪悲傷

子瞻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因仰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氣耳原父沒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差强人意今復死矣

以上皆哀死者唯其痛之是以哀之唯其知之是以痛之故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非道學禮教之哀作而致其情也

○四推賢

馮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澹然淵清又有林閭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友

蘇桓公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野蘇公患甚責教人不見文思之三輔號爲大人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兖州陳留並圖畫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蓋齊參騫

顧雍少從蔡伯喈學琴　伯喈嘗與之曰鄉必有成吾以名與鄉故雍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爲雍所歎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嶽峙
淵渟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
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
松柏之下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譬諸寶劍
則世之干將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人天
資聰明高峙嶽立非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爲
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潁川先輩爲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稺叔潁陰荀淑長

社鍾皓瞻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嘗言荀君淸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鍾皓字季明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就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

郭林宗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乘李膺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

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恥若松喬之在雲霄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

袁紹見鄭玄嘆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豈徒然哉

盛孝章逢一童容貌非常恠而問之是魯國孔融時

年十餘歲詣下執融手載歸舍與融談知其不凡便結爲兄弟升堂拜親

諸葛孔明見殷禮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作書與兄瑾曰殷往嗣秀才之僑肹者也

晉宣王與孔明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毎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可謂善賞

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智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以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乎

○說得着

趙至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嵇叔夜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至隨之問其姓名嵇曰少年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嵇具以告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爲家追得又灸身至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至洛陽求索嵇具道太學中棄便逐嵇歸山陽

童子尚能求保況老夫哉

羊公還洛郭奕爲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嘆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顔子

郭奕三嘆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黙如也

衛玠頡識過遠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常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説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蜡索也合聚百物索饗之歳終休老息民也周曰大蜡殷曰清祀夏曰嘉平總謂之臘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秦漢以來以臘之明日爲祝歳、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嘆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後玄爲陳留太守、或劉玄過江投琅琊王、玄曰、王處仲得志、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

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桓温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謝太傅爲桓公司馬、桓詣謝、値謝梳頭、遽取衣幘、桓

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顧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眞賞矣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桓公遙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劉尹先推謝鎭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

羊元敬詣謝鯤鯤拂席易衣乃見之康樂見而告宣遠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是益知名

謝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

多數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

袁淑德候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朱异年二十出都詣沈約約面試之因戲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

王僧虔退黑少文惟與袁淑謝莊善淑每嘆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

以上皆推賢者唯其相知是以相推豈若兎絲附女蘿也彼此互相標榜聲勢相爲依據乎

○五規正

蓋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强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

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

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說而不繹

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著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傲慢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市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爲衿契

劉寔以爲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下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己一

友治身清貞大修計較二友門好讀書博人學問三友

王右軍與謝萬書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辈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君其存之

是

羲之與桓溫牋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

才易務矣、

是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右軍云慚負宿顧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

王緒王國寶相爲脣齒並上下權要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欻欻曾不慮獄吏之爲貴乎、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以上皆規正友朋不相知、即不相信、不可執也、不可不以卓老為戒矣噫彼忠君者豈異是耶

○六篤義

朱暉張堪同是南陽宛人張於太學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文季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及司

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曄子騈爲吏曄辭騈而薦友虞遂召之

桓虞亦可文季千古一朋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同受學南陽及綱以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復往南陽值元醉卧還須醒及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得免

千古一朋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

求生豈苟巨伯所行邪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願以身代友人死賊曰我輩無義而殺有義不可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千古一朋

曹公以楊太尉與袁公路婚將誣以同逆孔文舉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曹云此國家之意文舉曰假使成

王叙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融家傳曰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

○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學也豈講道學者所能學乎既不能學又冒引聖言以自揜其不能覩融之六歲便能藏張儉長來便能作書救盛孝章薦禰正平必以不曉事目之矣嗟乎有利於己而欲時時囑託公事則必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損於己而欲遠怨避嫌則必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明天子賢宰相燭知其奸欲杜此術但不許囑託不

一許遠嫌又不許稱引古語則道學之術窮矣

徐穉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徐孺子清妙高峙超世絕俗嘗事江夏黃瓊後黃公没孺子往會葬無資自致賚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

祝恬被徵道得温病過其友人鄭令謝著距不與通好貨

因至汲汲令應融好事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諸舊友也尚不見融况汲汲令乎諸生事急便往白融融聞之徑詣恬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何有黙止客舍邂逅不自貞哉卽相隨入解傳躬爲恬御手自丸藥三四日加劣便制送終之具後病稍減相對悲喜凡止傳中數十日伯休强從乃別

閻敞字子張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理置堂上後嘗舉家病死惟餘孤孫九歲嘗未死聞曾説有錢三十萬寄掾閻敞及孫

長大求敞敞見之悲喜不勝即取錢還孫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無言三十萬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勿疑

亦人所難

脂元升哭孔文舉尸魏武收欲治罪以其事直見原後見武帝武帝字之曰元升卿故慷慨魚豢魏畧曰脂習京兆人天子西遷及諸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相善太祖爲司空威德日盛融書疏倨傲習常責融及融被誅許中百官與融素善者皆莫敢收恤

習獨撫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當復與誰語皆

崔浩誅後莊夸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嘆曰崔公死誰能更容莊夸

嚴植之嘗山行見一患者問不能答因載俱歸爲營醫藥又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棄我於此植之惻然憫之載歸治療經年乃愈其人願終身爲奴植之不受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狀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送葬宋孝

武聞而嘆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千古一朋宋王亦勝

蔡興宗收葬范義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李夷簡彈楊憑取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因毋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安得不與之別數日夷簡奏爲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得望頰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千古如此

○夷簡、徐疇杆、贈相同、

顧潤之德玉嘗從余觀光學、觀光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我老必托之以死、尋訪醫吳中、疾革趣舟歸、潤之次尹山而觀光卒、潤之奉其屍斂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爲潤之來吊者拜之、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歲時享祭惟謹、或問斂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非家斂之、其將尸諸草莽乎、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爲也、

眞眞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相送王侍御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

岳忠武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射於周同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塚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酹父知而義之

以上皆篤義者義固生于心也張堪有知己之言

文季卽以信于心惟王修能冒難而來言未卒而
修至義固生于心也豈好義而爲者之所能至乎
是故視之如草芥則報之如寇讐不可責之謂不
義視之如手足則報之如腹心亦不可稱之謂好
義是故豫讓決死于襄子而兩失節於范氏與中
行相知與不相知其心固以異也故曰士爲知己
者死而況乎以國士遇我也士之忘身以殉義者
其心固如此又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刧可義
求是故澹臺子羽棄千金之璧不可刧以威是故

鮫可斬璧終不可强而求士之輕財而重義者其心固如此

○七交難

馬援自南方還以馬一匹遺杜林數月林遣子與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餘謹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其子曰人當以爲法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交何

為答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爾未之許也、
朱穆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
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
汙臭腐是食塡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
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故因此
而著絕交論
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月着葛帔練裙道逢
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交到
溉覲之抵之於地終身恨之、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

此曹公意也

張彥眞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意相合者則傾身與交如志好或乖雖王公大人終不屈也常歎曰其有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毋寧獨立

卓和尚是

劉繪與張融周顒雅有風則時人謂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

快活

陸慧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亦三人

以上皆交難者交若非難必不假矣以世無眞實相知者唯天下無與相知則雖謂天下無交可也

故有神交于百世之後而不能不痛恨於當世囊仲翔曰使天下有一人知已者可以不恨士之難交不益宜歟

初潭集卷之十九